

# K型复苏就是新时代的土地兼并

原创 王子君的碎碎念 王子君的碎碎念 2021-12-08 18:39

K型复苏，我在知乎上提过好多次了。

你就想象有一堆小球从高处掉下来，这就是衰退；

这些小球落地后都一起弹了起来，这是衰退刚结束时的集体复苏；

然后一部分小球继续往上飞，另一部分小球很快又掉了下去，本来一伙的出现了分叉；

这就是K型复苏。

K型复苏就是新时代的土地兼并。

土地兼并，简单说就是大量原本拥有小块土地资产的自耕农，因为各种打击而被迫出售土地资产，并将自己的人身依附于地方上的超大型地主。

最典型的就是灾年。

年景好的时候，大地主有好收成，自耕农也有。自耕农在这时候基本自给自足甚至略有剩余，大地主此时想买自耕农的地，需要付出较高的溢价。

这就限制了土地兼并的速度。

但灾年时，抵抗风险弱的自耕农不得不转向大地主寻求借贷。他们规模极小的土地资产本身就没多少偿还能力，灾年的利率又高。如果连续两到三季遭灾，自耕农就破产了。

他们的小额土地要被折价抵债，这一般也不足以偿还利滚利的债务，最后就是自己以准奴隶的身份被迫依附于大地主。

读到这，其实已经能发现K型复苏和土地兼并的共通之处。

中小微企业，特别是广大的个体户，与自耕农何其相似。

现金流和账期是中小微企业的软肋，一到经济下行时一死一大片。

稍微大点的企业可以选择依附巨头们，被收编，这是一种贱价出售资产。

表面上看上去没什么资产的个体户，实际上在收摊那天，也贱价出售了一种资产，这就是市场竞争的参与权。

想想社区团购前的小区个体户，和社区团购普及后依附于平台接单的个体户，他们前后很可能在收益上没有明显变化。真正的区别是依附后的个体户彻底丧失独立进入市场的资格。

他们不得不依附平台的数据和现金流来维系交易，而这些数据和现金流关系是值钱的，象征着市场的垄断空间。

K型复苏时，小企业们没起来乃至继续衰落，大企业们继续一飞冲天，这其实就在产生隐形的资产兼并。

大量交易的主导权从多数分散的中小微企业手里，转向集中于少数头部企业，进一步加速垄断。

而想要脱离这种依附关系的中小微企业，往往要付出沉重的成本。换言之，这就是一种潜在的债务。

与其说K型复苏是新时代的土地兼并，不如说土地兼并是一种传统的K型复苏。

十月份大型企业的pmi指数是50.3，处于扩张区间；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pmi指数分别为48.6和47.5，都在收缩。

当代最核心的经济指数是什么？GDP；GDP衡量的是什么？交易量。

现在大企业的交易量在增长（虽然比以前慢），而中小企业的交易量明显萎缩。这就是一种市场空间上的兼并。

而这种市场空间的兼并，和传统的土地兼并，在负面作用上都是类似的。

一，国家常规的财政能力减弱。

古代豪强地主主要瞒报，现代巨头可以靠强力的会所律所，“合理避税”。

交易量过分集中于头部，依附这些交易量的财政收入肯定有下降的风险，因为巨头有更充足的资源来应对国家征收体制。

二，析出的劳动力增多。

古代破产农民大批转为流民，尤其是荒年。现代也会如此。

咱不讲道德立场，讲个基本管理学逻辑：巨头一定有更高效的管理体制，配合雄厚的技术储备与投入，肯定能降低同等交易量所需的劳动力。

不管是自动化生产还是算法优化，十个个体户能干的事，巨头那一定只会更少。

这就形成了“常规财政能力下降”与“无业低水平就业劳动力增加财政负担”的对立。

其实这个对立去年就很明显了，我们靠划拨1.6万亿国有资产才顶住社保支付的压力。

然后这个对立会分化出两大矛盾：

一是普通劳动力与巨头的矛盾。

古代流民很容易理解：土地都在大地主手里了，我们没地。

现代劳动力要理解这个概念有点困难：市场空间都在巨头手里，我们没市场空间。

不过总归是会理解的，这三四年里舆论对垄断巨头的风向发卡弯，就是力证。

二，政府与巨头的矛盾。

要么你多交钱，支撑我的财政能力；要么你扩张市场空间，消化劳动力，降低我的财政负担。

前者是今年各路巨头额外掏钱，共富基金之类的；后者是政府千叮咛万嘱咐巨头们去搞研发、搞实体、搞投资。

做了的，好孩子，暂且休兵；不做的，坏孩子，反复敲打。

总的来说，我不认为这是特别严重的问题，但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的程度。

因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要靠制度改革的，非正规的敲打手段一定会蜕化成寻租，无法持久。

就算都拉回港股上市，自耕农的数量依然没有增长，大量小有产者不断依附巨头，这是个不乐观的经济结构。

